

佳作

作品：M6

得獎者：

王威智

王威智，一九七〇年生，退伍後和朋友合夥搞垮一家咖啡館，曾經在廚房削蘿蔔剝洋蔥，教過國中生和高中生，現在寫寫企畫書。有一本散文集《我的不肖老父》，書名乍看是個不倫故事，其實不是那麼一回事。

得獎感言

我的話比我的頭髮還少，每逢週末，我就把頭刮個精光，所以想說的能說的只有「謝謝」。



M 6

普通的七月上午，穩定高壓，旭日燒成烈日，汗水，偶爾的風，沿海岸線徒步往南，目標M6。前方是海岸山脈的起點，觀光飯店盤踞稜線，遠遠就顯得醒目，紅白建築成簇，連延向賀田山。賀田山，標高四四一米，海岸山脈第一座二等三角點，腹背是大洋與縱谷，舉目空闊，視線無礙，海軍在山頭建造基地，一樣紅瓦白牆，偽裝成度假飯店，部署雄風二號飛彈，這是公開的祕密。

你知道嗎，我們使用獨立網域和電信代碼，如同蒙特內哥羅、車臣、科索沃？

M6出土於一片隨地殼隆起而抬升的海階，十分接近海面，附近的山丘可能都是他活動的範圍，包括賀田山。M6曾經是一個地面之下的祕密，聽來像一款新型飛彈的代碼，但絕非用以牽制太平洋西岸捍衛台灣東岸的祕密武器。

M6當然是太平洋西岸的祕密之一，關於時間與石器，關於台灣東岸的風與波浪，以及牙周病。出梅次日，陽光伸手撥開雲雨，晴朗了一整個月，天天天藍，藍得大氣中彷彿只剩紫外光，燙烤萬物，殺菌消毒，放眼所見都乾淨。

碼頭後方淺崖上的福木十分精神，葉面積累的沙塵都洗去，革質厚葉本色畢見，墨沉的青綠，油油亮亮，將陽光向來處折回，觀看的角度對了，葉隙之間，多的是閃耀的星芒。

從吉野溪南岸海堤上看去，北方幾座海灣只見輪廓，視野盡頭是崇德灣，後方的山脈臨海冲天，清水大山顯沒於雲絮間，西接叢山，東下大水，在水平距離四公里內自二千四百公尺削入太平洋。

七星潭在得其黎溪沖積扇以南直到突出的奇萊鼻之間，是島嶼東岸最美麗的灣弧，在標高不及十米的海堤上以極微的俯角望去，圓陷的海岸線凹得更深更圓，如飛旋海豚弓躍的體驅，如飛魚受到鬼頭刀驚嚇騰空畫出的拋物線。

你也看見了嗎？若是，則與我所見相同？但願我看見的與你看見的一樣多，或者一樣少：一座島嶼，一片土地，有山有水，有樹有花，有蟲魚鳥獸，有人：Tsarisen、Bunun、Atayal、Pangcah、Lao……

時行時止，一回頭，花蓮溪口不遠了。我驚覺這是第一次注視花蓮溪，以身體靠近，像遇見錯失多年卻突然現身的女子。

你曾涉險至此嗎？你是否在對岸迎風散髮凝視此刻之我？

移民先人描述花蓮溪「與海濤激盪，紆迴澎湃」，所以「狀其容，曰洄瀾」，但眼前所見令人困惑，水流溫婉，波動平緩，沙嘴橫陳，一前一後，只准水勢自間隙輾轉而出，偶有海波漫入河床，卻慵懶似家貓腹背之毛，浪潮輕觸溪水，溫柔如撫摸，沒有碰撞，沒有激盪，沒有壯闊澎湃，沒有令破浪而至的漳州客驚呼連連的縈迴之水。

你必定看見溪流貼近山脈，一路收集兩山之間奔馳跳躍的水，匯成龐大的水體，注入大洋。你必

定目睹花蓮溪的充沛蠻野，在我此刻站立的山頭俯瞰，或者在你居住的海階岸緣被衝撞海濤的洶洶洄瀾藏濕。

順勢斜切水流，或走或游，一上岸就十分接近M6了。花蓮溪出海口南岸是一片寬闊的沙丘，海岸山脈脊立於西，且以此為起點遙遙向南伸延。考古學家在這一片隨著海岸山脈隆升位移的海階上探得三處遺址，四千年前，M6在嶺頂二號遺址起居飲食，他的聚落濱海依山，鄰近小溪，躍動的山脈，無際的海洋，清淺的流水，不論風雨，此地似乎是個可以供給生活所需的處所：果實、薪木、野獸、魚蝦、螺貝、水源。

這些就是你的日常營生吧，在那個自然萬物的生命力無一不飽滿的年代？

考古學家在嶺頂二號遺址首先發現的是新石器時代晚期的痕跡，繩紋陶片、素面陶片、石核器、石片器、石矛鏃，但未繼續考掘；其後推土機轟響，履帶輾行，灌叢剷除，土地整平，颱風吹颳，沙丘裸露，風雨淘洗，更久遠更古老的生活印記終於再見天光，繩紋陶器、石片器、石鏃、石刀、網墜，都是新石器時代中期的遺物，隨之出土的是器具主人的棺槨與骨骸，首先是M1。

嶺頂二號遺址出土十一具骨骸，多數只留部分牙齒，僅僅四具保有殘缺的體骨。M1是嶺頂二號遺址墓葬中，唯一躺在石板棺裡的史前人士，也許擁有特殊的地位。M1的葬姿為仰身直肢，全身骨骸僅剩不全的頭骨、左右橈骨、左右肱骨、左右股骨、右脛骨、右指骨、六顆牙齒以及細碎的骨片，在獲得保存之前，他一直暴露於天日，飽受風化。

你知道M1的來歷嗎？你告訴他了嗎，地位和石棺不能提供絕對的庇護，當對手是時間？

從海沙中篩出的二十四顆牙屬於M5，此一墓葬群中唯一的兒童，乳牙門齒安在，離換牙還需要些年月。

M5是你的孩子嗎？你知道這孩子葬得跟你一樣深，就在幾步之外？

M6是個中年男子，如我；身高一六八，如我；沒有缺牙，如我；輕微牙周病，如我。他在挖掘標準面下二一〇釐米處出土，頭骨肢骨破碎，胸腹骨骸佚失。人類學家連同土塊將M6攜回研究室，細細清理擠壓千年的頭部裂骨，以紗布、蠟、無色透明的壓克力強化液resin與無比的耐心和精巧的技藝予以復原。

我們擁有細緻的心思和工具檢視時間堆積的沙洲，以想像與思索，以傳說與典籍，以推論與挖掘，一如你的眼睛穿越時間之沙，望向之於彼時遙如星河的此刻。

我帶著地圖找到M6回到人間的TIN第二十五探坑，所有探坑早已回填，沒有謹慎撥刷的考古學家，沒有水平儀，沒有箱尺，沒有鏟鋤，沒有標竿與水線。我坐在探坑所在的沙地，陽光灼辣，砂土發燙，地圖攤在一旁，風颳起圖紙的角落，往草葉上拍出啪啪微音，時有時無，彷彿某種全新的節奏。

陶罐、陶盆、陶鉢，碎裂而獨立的陶把、圈足，沿著礫石周緣連續敲擊自然形成弧刃的石刀，這些原始器具藏著怎樣的祕密，值得投注莫大的心力謹慎以對？

考古不僅發現遺跡挖掘遺物，更重要的是觀察和記錄遺物的位置，以及彼此空間與時間的關聯。但這是什麼意思？

你會建造房屋嗎？你如何遮風避雨？你採集享用海洋賜予的魚蝦，心懷謝意，如何能承受祂暴烈的肆虐與吞噬而無所怨？我們居住在同一片土地，卻相距如此遙遠，我們的山川河海是一樣的山川河海嗎？那一陣陣挾帶沙塵將之掩蓋在你身上的風，與此刻向我吹拂的風是相同的氣流嗎？

微弱的腳步聲從我背後接近，我聽見遠古的笑聲鑽出沙隙。

M 6 會因為再次見到在他的時代尚未命名的大海而嘴角輕揚，因為浪沫激盪而竄進鼻口的微微的鹹鮮而徹底甦醒，他想起他的年代，古老的日子，原始、直覺，有所思慮卻充溢絕對力道的的生活，採果取水拾貝，擊石為器剖魚剝骨，奔跑跳躍戲浪，蹲著等待地震，在颱風夜無助地聽風雨嗥叫。

無論千萬年前或千萬年後，吹拂我們的就是自在的風，令我們畏懼的都是熱帶性低氣壓，我們可以無羈如獸，可以臨溪仰望，可以佇立山脊俯瞰。你擁有一片無政府沙洲，但你可能一時難以明白，同在一片土地，為什麼我擁有的是一個頭戴但書緊箍咒的也許的國家？

M 6 也極可能在轉瞬之間質疑此地是否確是昔日之地。生猛的環境磨礪他的感官，教他發覺眼前景物與他所熟習者隔著人工無能為力的差異。M 6 會理解海岸公路何以繞了一個髮夾彎之後再切穿鞍部，他記得穿行山丘密林之際採取的正是相同的策略。單就形狀，M 6 應該能夠判斷雄風二號的用途，即使難以想像相隔千里的敵人如何會是敵人，他擅使矛，瞄準的一向是雙眼所能見。

你的目光銳利如鷹隼，從湮埋骸骨的地表以下七尺，遙望你的林野池沼剷除成街堆疊爲樓。

然而，一登上賀田山，M 6 的疑惑便要如陽光下的山嵐林霧，迅速消散。從山頂望向西方，M 6 點了點頭，大山的稜線相當接近他的記憶。M 6 指向西北西，那是鯉魚山，一座他看慣了的山頭，自中央山脈岔歧而出，像一顆脫隊的獨立峰。M 6 不知道鯉魚山的另一邊是鯉魚潭，那一池明麗的湖水離他的生活嫌遠了。

距離，是了。時間遷移，空間俱變。時間從不消失，四千年的厚度約當漂沙兩米深。M 6 轉身俯瞰他的沙丘，沙丘無言，但地勢高了，大溪的出海口似乎也窄了。

「兄弟，」我拍拍 M 6 的肩骨，「坐下。」

人類學家費盡心思，甚至透過電腦模擬 M 6 生前的肌肉，但 M 6 最終也只能是一副不完整的骷髏，於是當他坐下，一骨碌坐下，天啊，我聽見一骨碌，聽見辭典之外國文教師之外的一骨碌，在觀光飯店紅瓦白牆前一小方藍藍的泳池邊沿，前方是湛藍藍的太平洋。

「你的困惑正確無誤，」我說：「但你一定不知道怎麼回事，你很老，你的山脈卻十分年輕。」我向他描述海岸山脈，垂直位移，水平位移，方向北北東，每年三釐米。

「就我所知，」結論是：「如果你今年四千歲，那麼這些年來海岸山脈至少挪動了一百二十米，你的沙丘，你的村子，你的王國，從來不是一片安穩的土地。」

M 6 歪著頭，顯然沒能理解，既沒能有表情也不能遮掩地暴露兩排齊整的門牙，這令我想起一直

攔著的問題。

我張唇輕敲牙齒。

少了臉皮，M 6 輕易就將上下顎張成九十度。在他黏合了的破碎顱骨、顴骨、顎骨以及縱橫交錯的骨縫間，我看見三十二顆牙，其中四顆智齒，沒有蛀牙，但磨損得厲害，除了輕微牙周病，牙結石不嚴重，了不起的健康紀錄。

「你都怎麼保養牙齒呢？」

M 6 歪著頭，還是沒聽懂文明的話語。

暗暗質疑當代文明

◎劉克襄

一開始彷彿進入某一詭譎的未來時空，或者即將接觸某一神秘科技之物似的，此一巧妙布局甚是成功。

緊接著，作者以考古工作者的成長背景，開始展開半問半答之對話，逐漸把M6是何物清楚地拼湊出來。不過幾根新石器時代殘留的骨頭，本文卻由此按地理環境和自然物產，合理地憑空揣測，也大膽地探索，試圖找出過往他在此的生活方式，甚而以此暗暗質疑當代文明的荒謬存在。

在出土內容有限下，委實不容易書寫，但作者做了極大化而動人的想像和連結，幫我們勾勒出那個年代的各種可能風景，更讓我們驚見此一有趣的書寫策略。